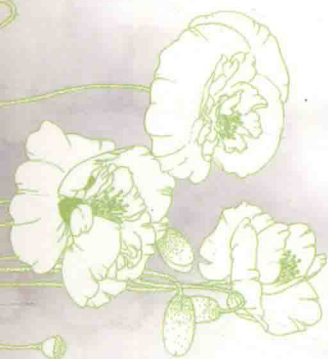




塔里的六月

许多女性觉得把坏男人教好是一大挑战，
但是，把一个好男人带坏，岂非更加成功。

东野
著



塔里的六月

许多女性觉得把坏男人教好是一大挑战，
但是，把一个好男人带坏，绝非更加成功。

东野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1-617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里的六月 / 亦舒著.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2.8

ISBN 978 - 7 - 5127 - 0479 - 4

I. ①塔…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4089 号

塔里的六月

策 划：和元文化·红书坊

作 者：亦 舒 著

责任编辑：贾秀娟

文字编辑：周 凌

封面设计：新纪元工作室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 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开 本：140 × 210 1/32

印 张：5.75

字 数：117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 5127 - 0479 - 4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唐家申甫下车，穿制服司阍已一个箭步替他拉开大玻璃门，“唐先生早”。

他留意到大厦并无名称，只叫桥生路一百号，大门侧边有一间十分著名西菜厅，就叫一百号，时髦男女趋之若鹜，唐家申也听过大名，只是没有进去过。

大堂布置十分大方雅致，一张铜制新艺术圆台上放着水晶玻璃大花瓶，满满插着各色牡丹及玫瑰。

电梯门打开，一名男仆迎出说：“唐先生早，请随我来。”

唐家申跟他进电梯，看着他按十七字，电梯门打开，是一个客厅，静寂无声，他被安排在一个会客室，女仆问他要喝什么。

唐轻声说：“黑咖啡就好。”

没想到片刻整壶咖啡奉上，唐辨认到蓝山的香味。

他站在窗口看风景，一百号在闹市，十七楼眺望正是都会最绚烂



东野

圆舞系列

的风景，市肺公园就在脚下。

这时一个年轻女子走进：“唐先生，你来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我是陆先生秘书，请你稍等，并且读一读合约，如无异议，请在上面签署。”

她放下一份文件退出。

唐取起文件，这本子他已看过，十分简洁，主要叫他保守秘密，与甲方对话及文字内容，不得外泄。

这时女仆放一碟点心果子在茶几上：“请唐先生慢用。”

那碟子糕点异常精致，每块只有一口那么大，有一块印得似小小一朵粉红色祥云，唐觉得有趣，取过放口中，却不知一碰到舌尖已经融开。

好一阵玫瑰花味道，正像一个香吻。

唐再在碟子找，已经没有，只得一块。

他取起笔，在文件上签名。

前日下午，他奉召到标准出版社见总编辑老阎。

老阎见到他苦口婆心说：“家申，这一宗买卖，你一定要接。”

怪不得外边行家叫他阎婆，因为他口角似皮条客。

“说来听听。”

“富商陆儒要写自传。”

唐立刻站起。

老阎声线变粗：“家申，坐下，”像喝狗那样凶，“这个不接，那个不接，你欠我们多少？五年写七本书的合约，结果只履行一半，稿费

却已全支，又多借一本书的版税，算下来，你一共欠标准四部半著作，好好好，你写完这三分之一部自传，我当你合约一笔勾销，如何？”

“我不会做。”

“不会也得会，”老阎脸色铁青，“家申，读者喜欢你，一直问你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他们对你不离不弃，这是奇迹，但你却视若无睹，过去一年，你除出养一脸的胡髭，还做过什么？欠债还钱，家申，你别恃才傲物，我已经受够。”

唐家申沉默半晌：“怎么写？”

“陆儒是神秘富豪，他最近健康情况欠佳，突然心血来潮，想要一本自传，他有无资格拥有自传？绝对，市民百分百有兴趣知道他如何发财及囤积财富……”

唐家申用手托着头。

“他口述，你笔写，经过他批阅同意，即可出版。”

唐不出声。

“传记共分三部，第一部：出身；第二部：做事；第三部：感情。你负责写他一生里情欲。”

唐一怔：“什么？”

“头两部已经写好，等你那最后部分，给你三个月时间，交稿后你与标准合约终止，互不拖欠，家申，你占便宜。”

唐家申轻轻说：“劳方怎有可能占到资方便宜。”

“家申，你有才有貌，是个人物，请你振作，不要自暴自弃。”

家申想起：“是客户主动找我，还是你向他们推荐本人？”



“少喝一点，多写一点，写作到底有何难处？不用杠不用抬，你要自律——”

“头两部可否借我一读？”

“不行，陆先生规定只予你们三人数据，可是不准互通消息，以免内容重复。”

“其余两位写作人是谁？”

老阎傲然答：“刘汝森及林梁。”

呵。

“资格都比你略高吧。”

的确是事实。

“这是你唐家申与标准的合约，请即签署，后日上午十时，请准时到桥生路一百号见陆先生。”

“为什么地址如一个特务机关？”

老阎却说：“家申，这是你最后机会，你若不想下半生潦倒，请依时交稿。”

唐牵牵嘴角。

“家申，男人也有名声，你很快就会声名狼藉，外头怎么说你，你应知道：唐家申的外遇比著作更多，我妒忌？当然，大家一间大学出身，同龄，三十六岁，我看上去像你爹，与你一起实在气馁，女人眼光，通通落你身上，滑遍你全身，留恋不已——”

家申签妥合约：“见到陆君，我会给你消息。”

“家申，你一支好笔，切莫浪费。”

唐家申已经离开老阎的办公室。

在门外碰到娇俏的助编。

“家申，”她叫住他，“什么风吹你到这里。”

她把一叠读者信交给他，故意阻他去路，站他前面，笑嘻嘻抬头看着高大英俊的他，心想：他的妻子真幸运，试想想，每天清早睁眼便可以看到一张这样好看的面孔。

唐家申轻声说：“谢谢。”

“几时替我们做签名会？”

家申不出声。

她又说：“许多读者想知道，为什么男人要骗女人。”

家申侧身在她身边走过，一边轻轻答：“因为女人要骗他们。”

助编一怔，发出银铃般笑声。

出到电梯大堂，家申眼观鼻，鼻观心，可是身后有人问：“你是作家唐家申吗？”

家申连忙说：“不敢当。”

广大读者是他的施主，正如麦迪亚家族对米开朗基罗，没有读者，便没有作者。

“请替我签个名。”

读者打开书本扉页，家申忽然面红，他喃喃说：“写得不好，真是拙作。”

他签下名字。

“不，不，”读者答，“我读得落泪。”



家申走进电梯。

少妇读者跟着他：“唐先生，听说你已婚。”

家申点点头，幸亏电梯门已合上。

那是前天。

今早他准时赴约到桥生路一百号。

家申看看手表，那陆先生已迟十五分钟。

这时，会客室门打开，一张轮椅推进。

家申意外。

坐在轮椅上是一个老人，怕已七十以上，而且不良于行，家申想，原来如此，迟一小时不妨。

那老人说：“是唐家申吗？久闻大名。”

家申已经站起来走近，与老人握手。

“请坐，请坐。”

他极之客气。

家申这时后悔没把胡髭剃净，及穿上全套西服，他一心以为陆儒是个脑满肥长，神奇骄横的中年人，可见他是多么肤浅。

这时女仆另外换上热的饮料。

家申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微微笑。

陆儒是个好看的老人，修饰整齐，稀疏白发剪平头，一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高鼻梁，方下巴。

他说：“很荣幸你答允替我写自传。”

“不敢当。”

“都说你文笔细致，无比动人。”

家申不好意思。

“合约已经签署，工作可以开始，我会给你数据。”

“明白。”

老人忽然问：“会下棋吗？”

家申推搪说：“只会兽棋。”

“会扑克牌否？”

“只懂钓鱼游戏。”

“喜何种运动？”

“只是游泳。”

“那你会喜欢这里的泳池，请随使用。”

家申点头。

“听说你已婚，有一子一女。”

家申答：“孩子们都还小，女儿只有两岁。”

“正是最可爱的时候。”

他颌首：“是的。”

“作家的子女叫什么名字？”

他欠欠身：“五岁的男孩叫唐品，女儿叫唐晶。”

老人微笑：“的确是好名字。”

他竟无架子，语调亲切，家申不介意与他再聊。

这时男仆取来一副纸牌，坐在一旁，发牌给两人玩钓鱼游戏。

老人忽然轻轻说：“家申，听说你有许多女朋友。”



东野

圆舞系列

家申有点尴尬：“江湖上朋友过誉。”

老人不以为然：“男人没有女朋友，那还好算男人。”

家申不响。

“漂亮女人多可爱：漆黑瞳仁，雪白皮子，樱红嘴唇，色相动人，我认为男人最快乐时刻，便是拥抱凝视心爱的女子。”

家申连钓鱼游戏规则都忘记了。

老人说：“你输，每点一角，你欠我二十元整。”

家申大吃一惊：“这么多！”

老人笑：“家申，你很有趣。”

他有点累，叫管家进来。

他吩咐管家领客人参观设施。

管家姓梅，是一个穿制服、相貌端庄的中年女子。

家申发觉陆宅人人都打扮整洁，与他的不修边幅刚刚相反。

管家的声音也叫人舒服：“陆先生叫我准备一套房间给唐先生休息用，唐先生也可以在这里写稿，我们比较静。”

一百号七楼以下全是办公室，高层是酒店式住宅，却不出租，全作私人用途。

陆老住顶楼两层，泳池在天台。

“唐先生喜欢游泳？露天是海水池，室内是淡水恒温池，那小的是水力训练池。”

家申轻轻点头。

从顶楼看下，更如君临天下，感觉舒畅。

“壁球场及健身室在二楼，地下有餐厅及会所，唐先生请随使用。”

管家再把他带到客房，打开房门，先是会客室，然后是书房与卧室，
像一个公寓单位，设备周全。

“唐先生，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家申又点头。

管家替他打开露台长窗，放下门匙，轻轻离去。

家申走进书房，发觉手提电脑边放着数据，他不觉坐下开始细读。

原来陆儒已亲自写下他生命中的感情历程，字里行间充满真正的
遗憾与感慨，十分真挚，只不过时间与空间有点混淆，需要修订。

陆氏用章回体撰写，而且不大擅用西方标点。

不过他的感情大胆、奔放、热烈，出奇地现代，他在感情上不计
较得失，所以每次都失败。

读到一半，家申听见有人进来，抬头一看，天色已暗。

他想做一杯咖啡，女仆已把点心取进放在一边。

她说：“唐先生你还在工作，如果有时间，陆先生邀你吃晚餐。”

“是在顶楼吗？”

“正是。”

家申看到小小一碟青瓜三文治，另外有两块刚才吃过的玫瑰味糕
点。

他诧异，是谁如此细心，知道他希望再尝玫瑰滋味，不可思议细
腻的待客之道。

他回到计算机前观看相片。



陆先生珍藏旧照不多，他年轻时高大英伟，岁月真的没有放过任何人。

老先生喜欢心形面孔秀丽的女子。

家申拨电话回家，保姆告诉他：“太太回娘家打麻将，不回来吃饭。”

家申走到露台，发觉秋意已浓，有点寒意，他蓦然看到沙发背上搭着一件羊毛衫。

啊，那是给他用的吧，这样体贴。

他到浴室，看见设备齐全，便把须根清理。

留着胡髭见老人，实在太不礼貌。

他到顶楼，走进陆先生的私人空间，小小用膳间，老人坐轮椅上，看到客人，相当高兴。

“家申，没想到你如此用功。”

家申脸红。

他坐在陆先生右侧。

“我是寂寞老人，难得有人陪我吃饭。”

吃的是清淡中菜，很对家申胃口。

“你不烟不酒？”

“我会喝一点。”

“医生一滴不让我喝。”

家申微笑：“他们十分可恶。”

“所有女伴却从来不管我，每个女子都可爱，直至他们成为妻子，然后，凶巴巴管头管脚，拉长面孔投诉琐事，变成巫婆。”

家申惆怅，老先生说得一丝不错。

“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世情可有变化。”

家申吁出一口气：“一成未变。”

“男人真惨。”

家申微微笑。

“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聊天。”

愿望竟如此简单。

“我乐意奉陪。”

陆老说：“我有一个儿子，长居伦敦，我们已有十年未见，一个孙子，住你隔壁单位，也有个多月竟无人影，幸亏还有孙女比较细心。”

家申静静聆听，他同其他老人有同样抱怨。

“所以不敢退休，否则更加无聊。”

家申并不多话，但他身体语言很好，使对方觉得关切。

话说到这里，家申刚想借故退下，忽然有人进来。

他叫老人：“祖父。”

那年轻人长得像男式时装杂志里模特儿，粗眉大眼，一脸不羁，看也不看客人，斟一杯威士忌加冰，喝一大口，坐到老人身边，才脱掉身上上衣，那件夹克内里镶着剪毛貂鼠皮，打扮竟如此纨绔。

老先生只嗯一声：“你回来了，这是我客人唐先生，这是我孙儿陆明。”

那年轻人向家申点点头。

他心不在焉问：“Juin 呢，Juin 不在家？”



这是唐家申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法语 Juin 指六月份，读朱因，这么说来，陆明问及的女子叫陆月，多么别致的名字，与他同姓。

那么，即是同一祖父陆儒，该是他的堂妹。

只听陆先生答：“朱因在东京公干，不像你，她有职责。”

家申察觉到祖孙关系有点紧张。

年轻人却说：“上星期她到会所查账，我想告诉她，我们已经整理出来。”

“上月蚀多少？”

陆明看客人一眼，不愿出声。

他的衬衫与裤子都紧得绷在身上，唐家申猜想最时髦的男服正应如此。

“我还有点事。”

他站起来。

灯下，他的衣裤原来是极深紫色，不是原先以为的黑色，他离开饭厅。

陆先生忽然劳累，男仆推着他的轮椅出去。

家申回到他的单位，看到对面房门打开。

他听到嬉笑声与音乐，不一会儿，一个只穿着鲜红连身花边内衣裤的艳女自房里爬出，笑得花枝乱颤，而衣冠不整的陆明则躺在她背上，用皮带鞭打她雪白大腿。

家申侧目，这疯狂小子已经喝醉。

但这不关他事，他走进电梯口，看到梅管家铁青面孔低声说：“明官，请你的女客离去，老先生知道会动气。”

那对年轻男女却笑得滚成一团。

家申佯装什么也看不到，匆匆乘电梯到楼下。

他吁出一口气。

往回望，桥生路一百号像一座神秘灰色高塔。

他刚想叫车子，一辆黑色房车已停在他面前，司机问：“唐先生可是回家？”

啊，灰塔主人知道他需要什么。

回到寓所，家申发觉妻子还未回家，孩子已熟睡。

女佣正收拾衣服，行李放一地。

他意外：“去什么地方？”

女佣比他更讶异：“先生，明早太太与两个姐姐往新加坡吃喜酒，你忘记了？”

“孩子也去？”

女佣好笑：“连我也跟着旅游，明早七时，我送孩子到姨母处集合，太太今晚不回来。”

这时他贤妻的电话到。

家申听见搓牌声尚未停止。

她说：“接着一个星期，家里又得你一个人，乖点，我有眼线。”

家申并不觉得好笑。

“那陆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家申低声答：“八十岁寂寞老人。”

“且慢且慢，这只一索是我的——”

电话切断。

那晚家申躺在床上，在脑海里整理故事资料。

那套红色内衣与嬉笑声忽然在眼前闪过。

因为作息时间有异，唐家申在书房睡沙发已有大半年。

饶是如此，一本小说开了头，总是写不下去，因头两部畅销，压力比寄望更大。

唐家申才闭上眼，小女儿已醒来挨到床边，用小手指野蛮地拨开他眼皮，“Dada, Dada”，她叫他。

家申熊抱她，咆吼一声，父女笑作一团。

不一会孩子被女佣捉去沐浴更衣，三人由姨母家司机接走。

家申收拾一些衣物前往桥生路一百号。

他打算在那里住几天，希望新环境能使他勤工。

对面房门打开，陆明官已经离去，佣人正在收拾，墙角起码一打空酒瓶。

他走进私人单位，开启计算机，开始工作。

他把陆儒的爱情故事重组，寻阅许多半个世纪以至更远之前的风俗习惯。

陆儒出身富家，沪籍人士，父亲早逝，十二岁已跟叔伯商号做学徒，他有语言天分，一早说得一口标准英语，家长派他见客，他对答如流……

写别人的故事比写自己的故事容易。